



和奇斯欽

著

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

蒙古秘史 新譯並註釋

札奇斯欽・著

爲紀念

姚師從吾先生而作

漫談「元朝秘史」(代序)

姚從吾

假如 姚師仍然健在，必然樂於爲這一篇拙作，寫一個長序。可惜，這篇拙作的完成爲時太晚，只得以 姚師的前作，代爲他的序了！ 姚師這篇文章原載於大陸雜誌第十七卷第十二期，原是 姚師於四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在聯合國同志會第二〇一次座談會的講演稿。

——著者——

一 引言

這一次討論的題目，是「漫談元朝秘史」。「元朝秘史」在漢籍中是一部很特別的奇書；保留下來的形式，也很特殊，值得加以注意。今天兄弟想就個人淺學所知關於這部奇書的內容、性

質，在國內和國際間學術界對牠研究的概況，以及牠在國史中應有的地位，略作介紹，敬請諸位先生不吝指教。兄弟是治通史中的斷代史（宋遼金元史）的，「元朝秘史」祇是這一階段中直接史料的一種，所以祇能隨便談一談。

我國歷史悠久，材料豐富。從前北京大學曾把國史分成六段，或七段（上古、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近百年史）；想分段工作，把國史徹底清理一番。因此對於斷代史，也作專史看待，注重研究每一大段落中的一切直接史料，以期對於這一時代，有比較真切的認識。元朝秘史是遼宋金元時代（九〇七——一三六八）元朝初年的重要史源，所以早在二十年以前，兄弟即曾加以注意。又因卒業北大史學系後，與精通中西文史學的義寧陳寅恪先生同時留學德國；並認識法國的伯希和（Prof. P. Pelliot）先生，德國的海尼士（Prof. E. Haenisch）先生（兩位都是研究元朝秘史的歐洲學者），直接間接得到鼓勵，很早即研讀葉德輝刊的漢譯蒙古元朝秘史。民國二十三年歸國，在北大擔任遼宋金元史，同時講授「蒙古史擇題研究」，又得認識蒙古青年學者札奇斯欽先生，作為朋友，商榷學問，至今愈密。對於元朝秘史的研究，雖時作時輟，沒有專文發表。但因歷年稍久，材料愈積愈多，也頗有追隨時賢，酌加整理的打算。今承同志會邀約，辭不獲已。謹就這一名著依個人淺學所知，作一概括的報告。

就正名說，「元朝秘史」，實在應當叫作「蒙古秘史」。蒙古文稱這部書是「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忙豁侖，即是「蒙古的」，紐察（紐古察）意即「機秘」，脫察安，即是「史綱」，或「大事記」。也就是元史卷三十六文宗紀（五）與卷一八一虞集傳所說的脫卜赤顏。這八個字合起來就是「蒙古的機秘史綱」或「蒙古的機密大事記」。但我們為甚麼不改為「蒙古秘史」，

而仍漫談「元朝秘史」呢？這裏也應作簡單的說明。第一、「元朝秘史」是一部專書的名稱，通行已久，在國內知道的人較多；忽然改爲「蒙古秘史」，尚須加以解說；不如仍用原名，比較簡便。第二、這部書到現在雖公認是用蒙古文寫的，但蒙古原文久已不存。現在存留在世界上的，是明朝初年的「漢譯蒙音本」。明人叫牠做「元朝秘史」那是當然的。我們的「漢文新譯本」與「蒙文還原本」一時尚沒有作好，自然以明人的譯音本爲研究的對象；那末暫時仍稱牠爲「元朝秘史」，方爲公允。第三、這部書的名稱，在國際間，除日本外，已漸漸不叫「元朝秘史」，而直接叫做「蒙古秘史」了。德文、法文、英文中（海尼士教授、伯希和教授、洪煨蓮教授等）原書的譯名，就是實證。但國內情形不同；我們仍用舊名，一方面是由於容易瞭解，另一方面也還不想抹殺明人保存此一名著的功績。

二 元朝秘史的內容與性質

元朝秘史不僅是很特別的書，也是一部很難得的書。牠是十三世紀我國建立元朝蒙古族偉人成吉思汗（元太祖）、窩闊台汗（元太宗）父子珍貴的實錄；而不是甚麼一般人所說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隱史。爲易於明瞭計，用歷史學的眼光，略略介紹這一部書的主要內容與重要段落，就今天漫談的場合說，也是有需要的。因此我在第二章內先報告這一部實錄的重要內容，其次再略略談談牠的性質。

（一）現存元朝秘史的內容與重要段落：現存元朝秘史就四部叢刊三編本（葉刻本除一處有

錯簡外，大體全同）說，共十二卷，二百八十二節。內容所述，前十一卷爲成吉思汗（元太祖）一生重要事跡；後一卷爲窩闊台汗（元太宗）繼位後的重要事跡。因爲原書記載成吉思汗的事跡，特別詳細，所以日本學者那珂通世（一八五一——一九〇八）就把「蒙古秘史」（忙豁侖、紐察、脫察安），改譯爲「成吉思汗實錄」。（日譯本，雖未區分章節，但每節上有標題，頗便閱覽。）現在我國旅美的歷史家洪煥蓮先生，近年僞組織出版的謝再善的兩種譯本，及德文海尼士教授的德譯本，都有分期與小的標題，頗覺醒目。兄弟久好此書，因爲便於記憶，也曾分原書十二卷，二百八十二節爲下列的幾個段落。

- （1）成吉思汗的先世：這一章追述成吉思汗降生以前的祖先與家世。從第一冊第一節到第五十八節。（即叢刊譯音本，自第一卷一頁起，到四十頁上半頁止。）這一階段中，採取若干流傳蒙古的故事，追敘成吉思汗先世的歷史。詳明真切，情節生動。（如阿蘭娘娘折箭訓子的故事等，都是很美的，頗像我們喜讀的左傳。）均遠較舊元史（一）太祖紀，元史譯文證補（一），多桑蒙古史（第一冊第二、三章）等爲佳。
- （2）成吉思汗的少年時代：從降生到結婚以前。自第五十九節起，到九十三節止。（卷一，頁四十一一起，到卷二，頁三十六止。）（這一章所分節目與洪煥蓮先生等所分略有不同。）
- （3）結婚後的聯結王汗與札木合：從結婚起，中經聯結王汗與札木合到與札木合的分裂。自第九十四節起，到一百一十九節止。（卷二頁三十六下起，到卷三頁三十三上止。）
- （4）被推爲蒙古本部可汗，初步建立組織與收併鄰近部落：從收容各部小頭目起，到被推爲蒙古本部可汗，並毆殺不里孛可止。自第一百二十節起，到一百四十節止。（卷三頁三十三

下起，到卷四頁二十九上止。）這一時期中，洪煥蓮先生等都依據秘史原文（一百二十三節），說帖木真被推爲本部可汗的時候，即建號成吉思汗。這自然是不確的。這時候帖木真僅被推爲本部的可汗。秘史（一二三節）原文雖說：「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號爲成吉思。」實際上這裏的稱呼，應是追述。因爲牠與後文（二〇二節卷八，二十四頁，）一二〇六年「建號爲成吉思汗」相衝突。我是贊成帖木真在丙寅，一二〇六年開始建號成吉思汗的，所以這裏祇說他是被推爲蒙古本部的可汗。

（5）闊亦田戰爭的擊敗札木合與泰亦赤烏人的被消滅：從一二〇一年札木合的自立，到消滅泰亦赤烏族。第一百四十一節起，到一百四十九節止。（從卷四，頁三十，到卷五，頁八下。）

（6）成吉思汗與王汗的戰爭：從雙方友好到突襲決戰與王汗的被消滅。從第一百五十節起，到一百八十八節止。（卷五頁九起，到卷七頁八下止。）這一段是成吉思汗一生成敗的關鍵，所以敘述詳盡，長達一卷以上之多。就中有若干節，敘述成吉思汗與王汗衝突事，特別詳細，頗爲難得。

（7）征服乃蠻、古出魯克的逃亡與札木合的自殺：從一百八十九節到二百零一節。（卷七頁九起，到卷八頁二十四止。）乃蠻是當時的大國，札木合本人秘史也對之特別推重；所以乃蠻之滅與札木合之死，在這幾節裏都有相當詳細的敘述。

（8）一二〇六年建號成吉思汗，大封功臣，任命九十五千戶，擴編護衛軍到一萬四千騎：從二百零二節，到二百三十四節。（卷八頁二十四上起，到卷十頁十下止。）這也是元秘史中

最精彩的一章。就中如列舉九十五千戶的名字；封賞開國諸功臣時，一個一個的提名論功。從新擴大護衛軍的編制，嚴格定立塞北游牧王朝護衛軍的制度。這些規劃與制度，在我們的國史上，都是極難知道的。

(9) 征討畏兀部與林木中的百姓及沙漫（巫）闊闊出的專權：從二百三十五節到二百四十六節。（卷十頁十下起，到卷十頁四十五下止。）

(10) 出征金國、西夏與花剌子模（秘史稱為撒兒塔兀勒，漢譯回回國）：從二百四十七節，到二百六十四節。（卷續一，頁一起，到頁五十三上止。）

(11) 攻滅西夏與成吉思汗的病死：從二百六十五節，到二百六十八節。（卷續二，頁一上起，到頁十三下止。）

(12) 窩闊台汗的繼立與他的滅金、他的派遣長子西征與他的自述功罪。從二百六十九節到二百八十二節。（卷續二，頁十三下起，到全書終了，續二，頁五十八止。）

(二) 元朝秘史在史源學上的性質：現存元朝秘史二百八十二節，就上列內容說，是一部敘述元朝開國並震動世界的東亞英雄成吉思汗的一種實錄，也是一部很難得的元朝開國初期的直接史料。我們若拿近代史源學（*Quellenkunde*）（即研究如何認識史料，如何尋找史實來源的學問）的眼光去估量元朝秘史，真是難能可貴。牠不但是同時人遺留下的直接史料，而且大部分是「當事人自述甘苦」；所以親切生動，獨具一格。約略言之，牠即有以下的幾種特點。（1）牠是蒙古極盛時代（一二四〇年前後）寫成的；並且有許多已往蒙古的好傳說、好習慣，都被用追記的方式保存下來。比方牠敘述成吉思汗先世的故事，從巴塔赤罕到孛端察兒（元史太祖紀的第

十世祖），就比舊元史多出十一代。這即是該書難能可貴的一例。（2）元朝秘史（就拿現存中文總譯說）多是當事人的對話，與自述甘苦，故天真親切、生動可信。例如牠敘述成吉思汗十三歲（我是相信成吉思汗七十二歲說的）喪父後，部族離散、受人欺凌，母子們在幹難河過苦日子的情形；被泰亦赤烏人當作俘虜，徇示各營，終於運用急智逃歸的情形；尋找失馬，結識孛幹兒出等的情形；應付桑昆，與王汗暗鬪明爭，終於消滅王汗的情形；一二〇六年建號大汗，太封功臣，組織護衛軍的情形等等，都是很難得的報告。都可以補充元史太祖本紀，元史譯文證補（卷一）與多桑蒙古史（上册第一卷各章）的不足。秘史中敘述成吉思汗一生事跡，親切細密，富於草原風味。對於一位大可汗自幼到老的全部生活，都有敘述。這不但是描寫游牧英雄生活的珍品，也是漢地帝王像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的傳記中所沒有的。（只有朱元璋的皇陵碑、朱氏世德碑，若干片段，可以與秘史相比擬。）日人那珂通世最早（一九〇八）翻譯秘史，改稱「成吉思汗實錄」，確有道理。

元朝秘史一書，敘事的技術很高，值得重視。全書十二卷二百八十二節，就中只有十四節（自二六九節到二八二節）講到元太宗（窩闊台可汗）的事跡。但就這十四節說，那就好極了。牠說到窩闊台如何接管護衛軍；如何自己統率大軍，征服金國；如何選派長子拔都等出征歐洲（蒙古第二次西征）。他們的兒子們拔都、貴由、不里等如何在外邊吵架、鬧意見。他如何與二哥察合台、長侄拔都商議設立驛站制度；如何改定（蒙地）賦稅；如何把荒地鑿井，散開百姓。這些都是極好的材料，都是在舊元史（二）太宗本紀所看不到的。

總之，元朝秘史在國史中的史料價值，極為崇高，下邊一章將另有討論。茲舉該書最後一

節（倒數第二節，第二百八十一節）窩闊台「自述四功、四過」的一小段，作為記事親切的示例。

斡歌歹（窩闊台）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

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於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將有忠義的朶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欄住，致有怨言。」（以上是明朝初年的漢文總譯。此節與蒙古原文譯音對比，則總譯簡明扼要，惟遠不如原文的詳細。）

上述一段，就史料的性質說，是十三世紀蒙古朝元太宗的自述經歷，是直接的史料。明初漢譯雖尚不如原文的詳細，仍是很有價值，比二十四史中的舊元史太宗紀生動的多了。

三 元朝秘史現存的版本與牠在國內外研究的概況

上邊說過「元朝秘史」，就是「蒙古的機密史」。「蒙古」，在當時也叫做元朝，明人把牠譯成漢文，因而稱牠為元朝秘史。最早的原形，應當是用初期的蒙古文（用畏兀兒字母寫的蒙古文，見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寫成的。可惜最早的原本，目下已不存在了。（這一點，就是大陸上偽組織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蒙古秘史」、譯自俄文郭增（S. A. Kozin）的漢譯本，也不得不承認。見原書第十八頁導言。）實際上國際學者注意此書，是從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

三年）葉德輝刊行文廷式漢字蒙音本開始的。葉氏刻本出版以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於一九一三年即在「通報」(Toung pao) 中著文介紹。歐洲漢學家研究這部書的人，大都遵從葉氏的刊本。這部漢字蒙音本也叫做十二卷本，牠的特色，最顯著的有下列三點，爲自來譯本所少見。

(一) 漢字譯寫蒙古文原音。(二) 漢文與漢字蒙音，逐字對譯。(三) 漢文總譯。這本書的手鈔本、相當的多。國際間漢學家，蒙古學家也很注意這一部書，因此形成近五十年來一種「元朝秘史」研究的風氣，頗引起世人的注意。民國二十五年(西元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又將涵芬樓所藏顧廣圻校鈔本，印入四部叢刊三編，研究益覺方便。現在就淺學所知，分爲三項：(甲)元朝秘史現存版本。(乙)國人的研究與注釋。與(丙)國際學者研究的概況，略述如左：

甲、元朝秘史現存版本：此項以出世先後爲序。十五卷本，僅有漢文總譯，但因國內流傳較廣，也略略談及。

(一) 葉德輝一九〇八年的精刻本：原書共十二卷，是十二卷本中最早印行的本子。(十卷以後爲續集二卷。共六冊，分爲二百八十二節。)十二卷本的特色，上節也已述說。書前有清光緒「戊申(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八月葉氏觀古堂據影鈔元足刻本」的題字。及葉氏丁未(光緒三十二年，一八〇七年)所作序文；後有錢大昕、張穆跋語。據新會陳援菴先生的考證，知葉刻本的底本，就是文廷式的鈔本。原鈔底本今藏陳氏勵耘書屋。據淺學所知，德文海尼士的譯本，法文伯希和的(六卷)譯本，日本白鳥庫吉的羅馬字「音譯元朝秘史」等，都是依據葉氏刻本的。

(二) 四部叢刊三編本：這是十二卷本的另一個鈔本，世稱顧廣圻的鈔本。張元濟氏等將牠

編入四部叢刊三編、原書款式與葉刊本相同。前有嘉慶乙丑（十年，西元一八〇五）顧氏原跋，後有張元濟（菊生）先生案語。據陳援菴、張菊生兩先生的研究與著者查對的結果，知道這個本子，有下列兩點比較葉氏刊本爲佳。（1）葉刻本卷八、頁三十五與三十七的錯簡，叢刊本不錯了（此點伯希和、白鳥庫吉本也已改正）。（2）卷三、卷四、卷七、卷八中有四十一葉，是換配北平圖書館所藏明初刊本的殘葉，字句也偶較葉刊本爲勝。這一部的原鈔底本，今藏上海涵芬樓。

（三）通行十五卷本：據張菊生先生的跋文，說是出於永樂大典的元字韻。全書僅有漢文總譯，沒有漢字譯寫蒙音。分卷雖不相同，而二百八十二節的數目却同。錢大昕所藏的元朝秘史，阮元進呈的本子，楊尚文連筠蓀叢書，袁昶漸西村舍所刻李文田的注本，均是這個僅有漢文總譯的十五卷本。我國學者如李文田、高寶銓、沈子培等注釋時所根據的，也是這個總譯本（詳後）。

總之，所謂十二卷本，就是帶有漢字譯寫蒙音的本子。所謂十五卷本，就是祇有漢文總譯的本子。十五卷本，從前在中土流傳較廣。現在大家都知道追尋秘史的起源與原形，因此都注意研究十二卷本，不注重十五卷本了。關於元朝秘史鈔本流傳情形，可參看陳援菴先生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日人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序論（頁五十一到五十四附有秘史傳流圖），及洪煥蓮先生的「元朝秘史流傳考」（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全文用英文寫成，一九五一年「哈佛亞洲學報」十四卷第三、四合期）。

乙、我國學者對於元朝秘史的注釋與研究

(一) 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全書共十五卷（因為他所依據的是十五卷本），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刻入「漸西村舍叢刊」中。李氏此書繁稱博引，最稱詳富。除上述叢刻本外，有上海文瑞樓石印本（即藩屬輿地叢書本）等。此注本最通行。但可惜原文不是漢譯蒙古全璧，而祇是十二卷蒙文本的總譯，刪略頗多、出入甚大。因此李氏對原書認識不清，儼如瞎子摸象，且摸且猜，多與事實真象不符。就現時研究的水準說，實有從新譯注的必要。

(二) 高寶銓的「元朝秘史李注補正」：也是以十五卷本為根據的。祇刻補注，未刻漢文總譯的原文，故僅有兩冊（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有此書。）

(三) 沈曾植（子培）的「元秘史補注」：原書兩冊，依李氏注本分卷、故為十五卷。刻有總譯原文、為敬齋堂叢書的一種。乙酉年（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北平團城古學院刊本。前有郭則澐的序，並王揖唐署簽。後有張爾田的校記。沈先生是當年西北史地的專家，注文雖不多而頗稱精密。他最早知道「忙豁侖、紐察、脫察安」，即是蒙古文秘史的原名。卷首又有一「九十五功臣名及事跡略考」，亦見卓識。但也有很顯然的錯誤、如分卷八、二〇二節、九十五功臣「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一人為二人之類。南港史語所有此書。此書雖為日本人卯翼下的北平偽組織所刻行，但小林高四郎先生却並未見到原書。

(四) 王樹榮（仁山）的「元朝秘史潤文」：精鈔稿本、現藏國立中央圖書館（台中北溝善本書庫），共八厚冊。王氏所依據的也是十五卷總譯本。潤文者，即是將元朝秘史所用明朝初年的俗話，加以潤色，改為可讀的文言。如改「頭哨」為先鋒等是。王氏雖然費了一番功夫，但材

料並未多加，僅在瞭解方面、有些幫助而已。王氏浙江歸安（今吳興）人，生於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甲午（一八九四）舉人，曾遊歷歐美，任職法院廳長，著有「紹邵軒七種」。此書爲國外學人所不知，日人小林氏也祇從沈家本的「沈碧樓偶存稿」（卷五）中，知道王氏尙有此書而已。

此外，近年來我國學者如王國維先生、陳寅恪先生、陳援菴先生等等，對元朝秘史的研究，均有創見。王先生的「蒙古簡記」，與對於元朝秘史的論文，世人皆已早知，無待再說。寅恪先生精通蒙古、滿洲文，能讀施米特合印的德文、蒙文蒙古源流、與解說叢刊本譯音元朝秘史、滿洲文的三國演義等等。而援菴先生著有「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論斷精審，爲世所重。勵耘書屋所藏元朝秘史鈔本之多、之精，舉世無匹（葉德輝刊本之底本，卽在先生處）。

此外如萬光泰（清乾隆時人）的「元秘史略」（見昭代叢書，上下兩卷），孫承澤（清初人）「元朝典故編年」（卷九）所收元秘史中的太宗朝事跡，施世杰的元秘史山川地名考，丁謙的元秘史地理考等，一時不能詳述，均從略。

又，大陸僞組織近年來也有兩種「蒙古秘史」相繼出版，均由謝再善執筆。一種是新譯葉德輝的刊本，一九五一年印行。一本是重譯俄國所編郭增（S.A. Kozin）的漢譯秘史，一九五七年印行。惟兩書均非專家主持，內容改竄甚多，不單通俗化，而且也宣傳化了，並無學術上的價值。

丙、國際東方學者對元朝秘史研究的概觀

這一項異常繁多，自非淺學一人所能周知，也非片時演講所能說得明白。茲就個人淺學寡聞

所已知者，分爲（一）法文、（二）德文、（三）英文、（四）日文、（五）俄文五個重心，略爲介紹如下。

（一）法文中關於元朝秘史的研究 （1）伯希和教授（Prof. P. Pelliot, 1878-1945）。他是歐洲漢學權威雜誌「通報」的重要主持人之一，也是法國的漢學家、語言學家、東方歷史家。著作精博，舉世皆知，無庸介紹。他對於「元朝秘史」的研究，因爲精通多種東方文字，甚富創見。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在「通報」發表論文，介紹葉德輝刊本的重要，並指出秘史原名卽是「忙豁侖、紐察、脫察安」與葉刻本卷八的錯簡等等。同時並收集秘史鈔本，逐漸將秘史十二卷本的漢字譯音，依照蒙古原字，寫成羅馬字拼音；又將前六卷譯成法文。現在已由他的弟子漢比斯（L. Hambis）教授於一九四九年出版（大型本、共一九六頁，南港史語所有此書）。因爲教授學識淵博，熟知漢文、蒙文，我們很想把他有關元秘史研究的部分，儘可能的譯成中文，使國內同好，得以利用與討論。再就伯氏的遺著說，內有「蒙古札記」，與波斯文「拉施特哀丁集史的譯文」，也希望能早日出版，使我國得以早日譯成漢文，以補秘史與元代史研究的不足。他的門弟子中專治秘史、元代史的人甚多，如漢比斯、邵循正、韓儒林諸氏都有卓越的表現。（2）比國神父莫士泰（A. Mostaert）。（莫神父，英千里先生稱他爲田清波神父。）莫神父住中國甚久，曾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綏遠等地傳教有年，精通蒙古語文，又曾任北平輔仁大學教授，參加「華裔學志」編輯會，著有局部的蒙文字典等。對於元朝秘史曾有長篇論文，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發表。最重要的一篇，名「元朝秘史中若干小節目的研究」，載該學報十三卷，第三、四合期（一九五〇等卷）。因爲重要，已請人譯成中文，

以資研究。

(二) 德文中關於元朝秘史的研究 (1) 海尼士教授。前柏林大學漢學研究所的主任，中國史專家傅朗克教授 (Prof. Dr. O. Franke, 1863-1946) 的繼任人，德國漢學家葛魯貝 (W. Grube) 的學生。海尼士曾任清季張之洞時代，湖北武備學堂的德文教員，後又遊歷蒙古，兼習蒙古文。曾有多篇討論元朝秘史、蒙古史的論文發表。最後於一九四〇年又將葉刊本元朝秘史譯成德文，名爲：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德國 Otto Harrassowitz 書店發售，共一百八十四頁。) 在歐洲文字中，比較上是一種最早的譯本。牠比伯希和先生的六卷不完全的法譯本 (一九四九)，約早十年。一九四八年再版。可惜海尼士教授的翻譯不免錯誤，有時錯的令人吃驚。比方秘史中第十九節漢文與蒙古文明明說「春間」，他把牠譯作「秋間」；第一五三節，明明說「狗兒年秋」，他却把牠譯作「狗兒年春」，就是一個例子。(小林高四郎曾在「元朝秘史研究」(頁三十六到五十二) 中，舉出海氏全書錯誤甚多，據鄙人覆核，亦然。可知像元朝秘史這樣的書，譯成歐洲文字，也是不甚容易的。)(2) 雷興教授 (Prof. F. Lessing)。雷氏曾在北平北京大學教德文，留華甚久，回德後曾任柏林大學附設東方語文學校教授，柏林民俗學博物館東亞部主任。後任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現已退休。他身邊有兩位蒙古學者與他合作。一位名迪魯瓦胡圖克圖，外蒙四大活佛之一，曾任立法委員，蒙古舊學尤佳。他們正從事編輯漢、蒙、英文字典。據說他對元朝秘史的研究，也甚爲注意。(3) 鮑普教授 (Prof. N. Poppe)。現爲美國西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是一位蒙古語文專家，著有「蒙古文法」等書，頗爲有名。他並不專治元朝秘史，但也有若干篇討論元朝秘史的論文和評文，分用德英文發